

物質轉向？： 思索數位時代的「人文演化」

時 間：111 年 3 月 18 日（五）13:00-15:00
地 點：淡江大學鶯聲國際會議廳
主 講 人：賴俊雄（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）
主 持 人：蔡振興（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教授）
與 談 人：邱彥彬（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）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講座初始，主講人賴俊雄教授先從自己配戴的運動型電子手錶談起。隨著科技發展與現代人生活型態的改變，手錶除了「報時」的基本功能外，也能連結智慧型手機，從手腕上接聽或撥打電話，甚至能提供脈搏血氧、壓力、心律、睡眠品質等監測數據，並藉由內建的運動應用程式，完成專屬個人的訓練計畫，賴教授近期也在電子手錶協助下完成全程馬拉松的挑戰。事實上，科技產物固然帶來便捷，但也影響我們自身的生存樣態。賴教授回憶某次與友人外



圖一：講座合影（左至右）：主持人蔡振興教授、淡江大學英文系林怡弟主任、與談人邱彥彬副教授、主講人賴俊雄教授、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與會者淡江大學張介英助理教授

出，午後在一家咖啡館各自看書、休息，友人問起：「你餓了嗎？」賴教授不經意地看著手錶顯示下午四點多、說著「時間還早」的舉動，引來友人莞爾一笑，這也讓他意識到，在現代資本主義對於時間分割、定義及工具理性管制框架下，人的本能相當程度受到工具的支配。友人所問的是當下生理是否有「飢餓感」，賴教授卻是依賴作為工具的手錶所呈現出的「時間規範」，判斷自己當下是否該吃東西。如此的警覺意識，也影響了賴教授看待「手錶」的方式。他開始思索睡覺時是否就不必戴著手錶監測自己的睡眠？抑或運動時就不必時時留心上頭的數據？但他又會想藉由手錶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，這樣「兩難」的情緒，也反映出人文在數位科技的環境下，面對科技工具的焦慮與自我定位的思索。

賴教授談到「演化」是宇宙間不可逆的永恆動能，亦即在變動的世界裡，唯有變動是唯一「不變」的事物。在總總演化事物中，人類在歷史文明已具三大演化進程：口語文明、文字文明、數位文明，人類思潮也緊扣其時代獨特的文明做出回應。當前的數位文明為何引領出「物質轉向」的歐陸哲學新思潮？又將開展出什麼樣的全球「人文演化」？人文是否該在此演化下隨「物」逐流？這是本次講座所欲探討開展的三大核心問題。首先，對於「物質」的探討並非是分析其物理性質，而是其背後所隱含的「物質性」，亦即物質作為介面卻能主宰人類的生命樣態，提供作為「工具」的便捷，卻也形成了侷限的「框架」。在人類演化過程中，距今 250 萬到 200 萬年前的「巧人」(Homo habilis)，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屬動物之一，他們已知運用石頭或動物骨骼製作工具。在距今約 25 到 40 萬年間演變出來的「智人」(Homo sapiens)，腦容量頗近似現代人，已能精製石器



圖二：本場講座論述架構（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）

和骨器，且男女有明確的分工。人類在文明演化過程中，口語文明約產生於 15 萬年前，文字文明則起源自 5 千 5 百年前，至於數位文明則可由 1969 年網際網路的誕生作為起始點。

任何的演化可概分為兩層結構：工具與意義。可說工具的模式決定了生產的模式，進而影響了經濟模式，最終影響人們如何生活及思考。然而兩者的關係並非單向，工具固然能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，文化、制度、政治權利結構也能夠影響工具的發展。從工業革命演化的歷程來看，第一次工業革命約於 1760 年代興起，藉由水力或蒸汽動力發展機械化；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的大規模運用為代表，泛指 1870 至 1914 年以生產線大量生產的時代；二戰後，原子能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超過石油的發電效率，自動化的電腦提升了生產力，促成社會經濟與生活結構的改變；亦稱為「工業 4.0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則是個新興概念，它被描述為各種科技融合的智能生產時代。

當代理論演化也可概分為四個階段，第一階段以作者、作品的生命體驗為主的傳統世代；20 世紀中期當代思潮確立的「語言轉向」，則是將語言視為是一種符號系統，對個別文本 (text) 進行解構與分析；第三階段為重視論述的「後現代」(postmodern)，談論主體性與其背後的認同 (如性別、階級、族群等)，事實上都源於「權力」(power) 的運用；當前，歐陸哲學形塑中的「物質轉向」已蓄勢待發，此轉向試圖將後現代以「否定」(negation) 導致虛無作為其論述的出發點，並將二元對立的消解提升到較為積極「肯定」(affirmative) 的層面。

賴教授指出在此思潮中，「新唯物論」成為被共同接受的包容性大傘詞彙，即堅信世界的「物質性」是不斷「多樣流變」與「生成他者」的力量。與唯心主義和先驗主義不同，唯物論者認為所有的實體和概念都是物質的構成與表達，因此物質的生成、形式、聚集是我們認知世界的主要途徑。同時，唯物論者也相信世上所有的一切現象都是物質相互作用的生成成果，物質決定了意識，因此物質是唯一事實上存在的實體，此即馬克斯 (Karl Marx, 1818-1883) 所主張的唯物論史觀。不過，在新科技爆發的現今，唯物論的傳統觀點已無法解釋物質的新樣態，如基因工程、手機通訊、網際網路等，在科技創新、社群生成、生態災害等嶄新問題不斷挑戰對物質的思考框架，哲學界需要更多「內在性」的創發來積極思考與承接當前物質的新樣態及意義，此即「新唯物論」產生的契機。

從物質的角度如何審視我們對世界的認知？如何重新檢視人文與後現代哲學？正由於工具的改變，特別是智能科技的產生，人文也會發生質變來回應與適應，例如在網路興盛的時代，文學創作與流通已突破過往的紙本書面型態，成為新興、多變的「網路文學」。人們在數位環境的認知源自於人腦的活動，其

中包含科學推理的解釋能力，以及人文表達的描述能力。賴教授認為，人文表述能力的重要性就是運用了各種符號系統，如繪畫透過了線條、色彩，音樂透過音高、節拍、音色構築所欲描述的對象，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也是如此，都有自己的符號系統，以描述難以言說的事實（例如情感、美）。而在物質轉向的當前，我們如何去認知「真實」？例如在計時器具發明前，人們對於「時間」的感知仰賴對大自然的體驗，日升日落，春去秋來。鐘錶產生後，「時間」變成是機械運作下的呈現。如今鐘錶對人們而言，不僅是認知時間的工具，可能還兼有通訊、娛樂、健康等功能，也因此物件的「真實」性不是由本身決定，而是關乎存有者 (Being) 與環境之間的關係。

關於「真實」(The Real)，賴教授引用德勒茲 (Gilles Deleuze, 1925-1995) 的「內在性平原」來談論。德勒茲以縱軸 (真實／可能) 與橫軸 (現實／潛在) 劃分四個象限：第一象限是「現實的可能」(Actual Possible)，第二象限是「潛在的可能」(Virtual Possible)，第三象限是「潛在的真實」(Virtual Real)，第四象限是「現實的真實」(Actual Real)。第四象限「現實的真實」包含過去到現在已被書寫與定義的具體，例如我們所能見客觀的事物：桌子、椅子、書本等；第三象限「潛在的真實」則是一種主觀的、不可見的真實，例如人的夢、童年，也就是在人的大腦間潛藏的事物；第二象限的「潛在的可能」則是隨著時間發展的未來所潛在的可能，以德勒茲的話語來說，所謂的「潛在的可能」住著神祕未知的「渾沌」(chaos) 區域，藝術、哲學、科學就是能夠不斷創造可能的「渾沌三女兒」(the three daughters of chaos)，因為三者就是在時間開展不斷創造出的可能性；最後，於未來中有可能被書寫的具體事物則是第一象限的「現實的可能」，例如一則嶄新、前所未有的愛情故事。賴教授指出，新唯物論不再將眼光投注於霸權式的「知識模式」(mode of knowing)，而是拉回藝術與科學的生產方式。就德勒茲而言，世界是個渾沌的內在性，由「抽象機器」(abstract machine) 掌控其世界能量的運轉。當我們思考新唯物論的時空場域時，物質的「虛擬性」(virtuality) 將會被「現實化」(actualize)，進而成為「可能性」(possibility)，而雲端運算的架構與發展，可能將是 21 世紀的真實，亦即「數位文明」的世代。

人文研究者在數位世代來臨時該如何反應？賴教授認為，首先要思考的是「人文」的本質，當前「人文」正歷經數位時代的典範轉移，而「人」的本質也在演化，因此我們需要認知「人」與事物的關係正在改變，比如人類和數位工具的關係，人文和數位工具的關係，以及數位人文的兩難困境。對於人文的「數位演化」，賴教授提出四項思索：一、瞭解自己，由內部思索人文的本質、現況與潛能；二、瞭解環境，由外部探究人文面對的數位時空場域；三、最適模式，由

生產組裝關係探知人文最佳數位演化的生態系；四、自我技術，藉由個別執行方式去尋求人文落實此模式的具體方法。對於人文數位演化的趨勢已形成不同的「生態系」，例如哲學開展出新唯物哲學領域，史學則有計量史學、數位歷史等，其餘諸如：語料庫語言學、數位離散認同、數位文化研究、新媒體研究、數位典藏、數位情動研究、數位文創、全球化研究、AR/VR 人文、電玩敘事、科技藝術創作、雲端教育、媒體素養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最後賴教授認為，當人文面對「智慧科技模式」帶來「數位人文生態系」的新典範形塑與轉移時，或許我們應當思考達爾文（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-1882）於《物種起源》說的：「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，並不是那些最強壯的，也不是那些頭腦最聰明的，而是那些能夠對環境變化做出最快反應的物種。」人文是個強調沉澱醞釀、領會體悟的領域，如何在快速變動的數位時代做出反應，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